

足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作者吳趼人先生見識超羣。技術高明。憑着他一枝健筆。把社會上大小精粗的一切事物。盡量吸諸筆端。所以當時政治的紊亂。家庭的守舊。官僚的萬惡。社會的黑暗。均能淋漓盡致的寫出來。

書本
比紅樓夢好

因為紅樓夢是專寫貴族家庭的

書本
比水滸傳好

因為水滸傳是專寫逼民為盜的

書本
比儒林外史好

因為儒林外史是痛罵科舉的

本書寫社會全體應有盡有

— 本書要目 —

正文.....	一百零八回	編者
回目.....	一百零八回	勤廬
標點符號說明.....		
敘言.....		
本書特點.....		

精裝一冊 價洋一元 掛號寄費一角三分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再版

足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險費)

著者 吳趼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之版權於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一日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

本書特點

一：章回小說至滿清末季，而起上了一個絕大的變化，有上一種革新的氣象，這是誰都承認的；本書即可作得那個時代中的代表作。

一：本書所載各種怪現狀，均出之於作者二十年中所目睹——至少也是實在得之於耳聞的；寫來自是親切有味，與一般嚮壁虛造者不同。

一：作者雖懷着一腔幽憤而寫是書，但其所抱的態度，卻極其光明磊落；那便是：社會不論醜惡到怎樣，人們仍須潔身自好，不可沾染一些——這是他既以律己，兼以規人的。

一：作者的意志在表面上雖是非常消極，實骨子裏卻是非常積極；他是要使人們知道，國勢傾危已是到了怎樣，社會腐敗又已是到了怎樣，須得探其積病之所在，趕快起來改造一下的。

一：家庭是社會的初步，故他一壁在寫社會黑暗的情形，一壁又在寫家庭複雜的狀態；而他對於家庭問題，是和社會問題同樣地有上一種深切的研究的。

一：迷信的觀念籠罩了中國的全社會，這是非常痛心的一樁事；本書作者雖生在距今數十年前，在書中對於迷信一事，獨能全力的排斥，實屬難能可貴。

一：本書雖寫盡社會的醜態，有時或且牽及男女問題；然絕無一筆及於淫穢，這是多麼的可以稱道的。

一：全書始終有一「我」字作主人，一切事物，都由我所見所聞，而處於客觀的地位了；這種客觀的描寫，是很合於近代小說作法的原理的。

一：本書段落分明，分讀之，可得若干短篇；但如合在一起，仍是一氣呵成，前後均有呼應。

一：本書除載有詩詞之外，下及酒令，文虎，笑話……等，亦皆應有盡有，足資欣賞，是供談助。

敘言

近世文學思想的潮流，莫不由個人主義的文學，逐漸趨重到社會主義的文學上去。小說在文學上佔重要的位置，也是社會教育利器，有轉移世道人心的功能。這是世人所共認的。

吾國歷代小說的作品，雖不能算是少數，但內容大半不是說鬼談神，講一些毫無意識事情；便是替那貴族王公，英雄豪傑，作一部言行錄，否則記些美人香草，才子佳人，便算一部名作了。可是對於世道人心，卻毫無影響的。雖其中也有少數作品，間可稱他社會小說的，如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不過紅樓夢的內容，僅止寫貴族家庭的狀況，水滸的宗旨，只說了做官的逼民爲盜，儒林外史完全是痛罵科舉的弊病，官場現形記的主意，只要人人感覺官是世間最可惡最下賤的東西。他們的作品，都用着諷刺的態度去描寫種種事物，雖不無有裨人心，但影響於社會，還是部分的，不是普遍的，尙不能算是全德之作。只有距今二十年前，廣東南海吳趼人（名沃堯）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才能算是吾國社會小說的傑作。

胡適在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上說：

『大凡文學有兩個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一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表現著作人的性情見解；有人就是要與一般的人發生交涉。……南方的諷刺小說便不同了。他們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經驗的文人。……南方幾部重要小說，都含有諷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既能爲人，又能爲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都屬於這一類。』

吾們看了這段議論，這書的價值也可想而知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以稱爲傑作，全在他技術高明，見識超羣。他有一枝健筆，能把社會上，表裏所具的大小精粗一切事物，盡量吸諸筆端，而造成一人類的縮影。其心思之精密，觀察力之周至，豈常人所能比及？書中雖全是描寫家庭社會

種種黑幕，含着無數的短篇故事；卻始終有一「我」字作主人。於是一切事物，都由我所見所聞，都處於客觀的地位了。這種客觀的描寫，是很合於近代小說作法原理的，也是這書所以勝人的地方。吳趼人又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他見了當時政法的紊亂，家庭的守舊，官僚的萬惡，社會的腐敗，憂憤極了。可是他懷才不遇，心存救國，卻無其位；意欲振俗，而無其術；悲恨鬱結，無所發洩，遂作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鳴不平。

吾們讀他第二回中一節：

「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蠅鼠；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我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都被我避了過去。還不算是一九死一生麼？」

便可知道他開宗明義。全書的作意，在表面上看來，無非要使人們知道社會雖是醜態到極點，吾們卻仍須潔身自好，不可沾染一些，與他同化；在背影裏看來，他卻希望衆生抱着救世的宏願，人人懷着建設改造的態度，要有「衆人皆濁，惟我獨清」的心志才是。

書中記載最有精采的，要推第六回寫旗人的窮形極相了。

『京城裏的小茶館泡茶……自己帶了茶葉去，只要一文京錢就够了。一天，高升到了茶館裏，看見一個旗人進來泡茶，卻是自己帶的茶葉。打開了包紙，把茶葉盡量放在碗裏。那堂上的人道：「茶葉怕少了罷！」那旗人哼了一聲道：「你那裏懂得！我這個是大西洋紅毛法蘭西來的上好龍井茶，只要這麼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幾片，要鬧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聽了，以為奇怪奇怪。走過去看看那茶碗中中間飄着三四片茶葉，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後來又看見他在腰裏掏出兩個京錢來，買了一個燒餅，在那裏撕着吃，細細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個多時辰，方才吃完。忽然伸出一個指頭兒，蘸着些唾沫，在桌上寫字，蘸一口，寫一筆。寫了半天字，桌上拍一拍，那芝蔴一顆也沒有了。他又忽然在那裏出神，像想什麼是的。想了一會……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樣子，把桌上拍一拍，那芝蔴一顆也沒有了。他再做成寫字的樣子，自然就到了嘴了……他餅吃完了，字也寫完了。又坐了半天，還不肯去，天已晌午了。忽然一個小孩子走進

來，對着他道：「爸爸快回去罷，媽要起來了。」那旗人道：「媽要起來就起來，要我回去做什麼？」那孩子道：「爸爸穿了媽的褲子出來，媽在那裏着急沒有褲子穿呢？」那旗人喝道：「胡說媽的褲子不在皮箱裏嗎？」說着丟了一個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會意，還在那裏說道：「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賣了。那條褲子是前天當了買米的，媽還叫我說屋裏的米，只剩了一把，飯雞兒也餓不飽了，叫爸爸快去買半升米來，才够做中飯呢。」……說着起來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錢……他伸手在腰裏亂掏，掏了半天，連半根毛也掏不出來……只得在身邊掏出一塊手帕來抵押……那旗人方得逃身去了。」

這種描寫的技藝，不能算是絕妙的文學了。

作者又是很看輕舉業的人，他書中時有鄙棄科舉的議論，如第四十三回說：

『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作了幾篇臭八股，把姓名寫到上頭去，便算是個舉人。到底有什麼榮耀！這個舉人，又有什麼用處？可笑那輩人，便下死勁的去爭他，真是可笑！』

他又是厭惡官僚最烈的人，在第五十一回中說得好：

『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污苟賤，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攔過一邊，放出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錢。這兩件事，我都辦不到的，怎樣好做官？』

又如第三回論禁煙一節：

『……依我看上去，一省兩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國一齊禁了才好。……只要立定了案，凡係吃煙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煙稅，給他註了煙冊，另外編成一份煙戶。凡係煙戶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試出仕，並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煙的人，自然不久就斷絕了。』

這些議論，在現時看來，很覺平凡；不過在二十年前，正是吾國鴉片煙最盛的時候，他能發表這種建議，也可敬了。

作者對於吾國舊倫理的觀念，買賣式的婚姻，都是很不能贊成，而有深刻的批評。如第六十九回記石映芝的孝親，第七十回周輔成的娶親兩段故事，都有非常地感慨，這是他見識超羣的明證。

總之這部書的所以能不朽，因他對於當時的政治，家庭，社會等，種種事情，都有深刻批評，合理的建議。吾們不僅可當他小說讀，並可為研究吾國二十年前社會問題的絕好材料。至於他文學之清潔，寓意之深遠，我雖舉出幾萬言來，恐還不能喻其萬一。這書真可算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模範，吾國社會小說的傑作。

勤廬，十四年八月八日。

標點符號說明

- 。表示一句的結束。例：卻說我搬到客棧裏去住了兩天，然後到伯父公館裏去打聽。設還沒有回來。我只得耐心再等。一連打聽了幾次，卻只不見回來。我要請見伯母，他又不肯見。
- ，表示頓，或讀。例：正走到幾城時，忽見一個漢子，衣衫襤褸，氣宇軒昂，站在那裏，手中拿着一本冊子，冊子上插着一枝標，圍了多少人在旁邊觀看。
- ；表示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這一天我又去打聽了，失望回來；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盤算着；倘是過幾天再不回來，我這裏莫說回家的盤纏沒有，就是客棧的房飯錢，也還不曉得在那裏呢？
- ：表示總起下文，或總結上文。例：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蟲蛇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總起下文）
- 例：我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啖；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都被我避了過去。（總結上文）
- ？表示疑問，或反詰。例：這本書是賣的麼？可容借我一看？（疑問）
- 例：今夜天陰月黑，已經看不見東西的了，他爲甚麼戴着墨晶眼鏡？該問他看見甚麼東西？這不是明明在那裏裝模做樣麼？（反詰）
- ！表示贊美，歎息，希望，命令，驚駭等。例：這小小年紀，難得他這等留心！（贊美）

例：結交了些江湖上的無賴，外面仗着官勢，無法無天的事，不知幹了多少的了！（歎息）

例：不然，就讓我在你房裏搜一搜（希望）

例：廣東人伸出手來，狠狠的打了他一個巴掌道：『我只問你要！』那人沒法，便道：『你要東西跟我來！』（命令）

例：過了一天，繼之上衙門回來，一見了我的面，就氣忿忿的說道：『奇怪！奇怪！』（驚駭）

……表示刪節，或意思未盡。例：恰好他有個親眷，在上海南市那邊，開了一個大錢莊，看見他老實，就用了他做跑街。……

（意思未盡）

例：說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見我，所以住在客棧的話。……（刪節）

——表示忽轉一個意思，或用作夾註。例：並未說甚麼，——他問我討主意，我說沒有主意。（忽轉一個意思）

例：當下我答應了，取過鍋子出來。——原來這家祥珍，是一家珠寶店，南京城裏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店，繼之與他相熟的，我也跟着繼之到過兩三次，店裏的人也相熟了。——當時走到他家，便請他掌櫃的估價，估得三百兩銀子不貴。

（用作夾註）

『』表示說話的起訖。例：那漢子道：『遇了知音，就一文不要，雙手奉送與他！』

「」表示特別提出的語句，或詞類等。例：人生世上，這「應酬」兩個字，本來是免不了的。

回 目

- | | | | |
|-------|------------|-----------|-----------|
| 第一回 | 楔子 | | |
| 第二回 | 守常經不使疏踰賊 | 親怪狀幾疑賊是官 | 避險惡母子離鄉 |
| 第三回 | 走窮途忽遇良朋 | 談仕路初聞怪狀 |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
| 第四回 | 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 | 冷嘲熱諷世伯受窘 |
| 第五回 | 珠寶店巨金騙去 | 州縣官實價開來 | 噴直言巡撫報黃堂 |
| 第六回 | 徹底尋根表明騙子 | 窮形極相畫出旗人 | 接電信再驚游子魄 |
| 第七回 | 代謀差營兵受殊禮 | 吃倒帳錢僧大遭殃 |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
| 第八回 | 隔紙窗偷覷騙子形 | 接家書暗落思親淚 |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 |
| 第九回 | 詩翁畫客狼狽爲奸 | 怨女癡男鴛鴦並命 | 較資財釁起家庭 |
| 第十回 | 老伯母強作週旋話 |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 | 老捕役潛身拿梟使 |
| 第十一回 | 紗窗外潛身窺賊跡 | 房門前瞥眼觀奇形 | 升鎮國公小的交運 |
| 第十二回 | 查私貨關員被累 | 行酒令席上生風 | 控影射遺夥出京師 |
| 第十三回 | 擬禁煙痛陳快論 | 親賊物暗尾佳人 | 賣輪船局員造私貨 |
| 第十四回 | 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 烽煙渺渺兵艦先沈 |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 |
| 第十五回 | 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 見招帖書生談會黨 | 小勾留驚遇故人 |
| 第十六回 |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 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 | 豁眼界北里試嬉游 |
| 第十七回 | 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 抵家門親親喜無恙 | 真義俠拯人出火坑 |
| | | | 市井上結識老書生 |
| 第十八回 | 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 | |
| 第十九回 | 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 | |
| 第二十回 | 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 | |
| 第二十一回 |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 | |
| 第二十二回 | 論狂士掳起憂國心 | | |
| 第二十三回 | 老伯母遺言囑兼祧 | | |
| 第二十四回 | 賊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 | |
| 第二十五回 | 引書義破除迷信 | | |
| 第二十六回 | 乾瘦子色笑代承歡 | | |
| 第二十七回 | 管神機營王爺撒差 | | |
| 第二十八回 | 辦禮物攜資走上海 | | |
| 第二十九回 | 送出洋強盜讀西書 | | |
| 第三十回 |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 | |
| 第三十一回 | 論江湖揭破偽術 | | |
| 第三十二回 | 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 | |
| 第三十三回 | 假風雅當筵呈醜態 | | |
| 第三十四回 | 蓬華中喜逢賢女子 | | |

- | | | | | | |
|-------|----------|----------|-------|-----------|-----------|
| 第三十五回 | 聲罪惡當面絕交 | 貽怪論笑腸幾斷 | 第五十五回 | 箕踞忘形軍門被逐 | 設施已畢醫士脫逃 |
| 第三十六回 | 阻進身兄遭弟譴 | 破奸謀婦棄夫逃 | 第五十六回 | 施奇計姦夫變兇手 | 翻新機淫婦建牌坊 |
| 第三十七回 | 說大話謬引同宗 | 寫佳畫偏留笑柄 | 第五十七回 | 充苦力鄉人得奇遇 | 發狂怒老父責頑兒 |
| 第三十八回 | 畫士撰詩一何老臉 | 官場問案高坐盲人 | 第五十八回 | 陡發財一朝成眷屬 | 狂騷擾遍地索強梁 |
| 第三十九回 | 老寒酸峻辭乾館 | 小書生妙改新詞 | 第五十九回 | 乾兒子貪得被拐出洋 | 戈什哈神通能撒人任 |
| 第四十回 | 披畫圖即席題詞 | 發電信促歸闔卷 | 第六十回 | 談官況令尹棄官 | 亂著書遺名被罵 |
| 第四十一回 | 破資財窮形極相 | 感知已瀝膽披肝 | 第六十一回 | 因賭博入棘闌舞弊 | 誤虛驚製造局班兵 |
| 第四十二回 | 露關節同考裝瘋 | 入文闈童生射獵 | 第六十二回 | 大驚小怪何來強盜蹤 | 上張下羅也算商人體 |
| 第四十三回 | 試鄉科文闈放榜 | 上母壽戲綵稱觴 | 第六十三回 | 設騙局財神遭小劫 | 謀復任臧獲託空談 |
| 第四十四回 | 苟觀察被捉歸公館 | 吳令尹奉委署江都 | 第六十四回 | 無意功名官照何妨是 | 縱非因果惡人到底成 |
| 第四十五回 | 評骨董門客巧欺瞞 | 送忤逆縣官託訪察 | 第六十五回 |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 忽從忽違辯語出溫柔 |
| 第四十六回 | 翻舊案借券作酬勞 | 告賈缺縣丞難總督 | 第六十六回 | 妙轉圓行賄買蜚言 | 猜啞謎當筵宣謔語 |
| 第四十七回 | 恣兒戲未秩梅上官 | 武輕生薦人代抵命 | 第六十七回 | 論鬼蜮挑燈談宦海 | 冒風濤航海走天津 |
| 第四十八回 | 內外吏胥神盜狙猾 | 風塵妓女豪俠多情 | 第六十八回 | 笑荒唐戲提大王尾 | 恣驕威打破小子頭 |
| 第四十九回 | 串外人同胞遭晦氣 | 摘詞藻標界有機關 | 第六十九回 | 貴孝道家庭變態 | 權寄宿野店行沽 |
| 第五十回 | 溯本源賭徒充騙子 | 走長江勇氏召夫人 | 第七十回 | 惠雪勸游說翰苑 | 周輔成誤娶墳房 |
| 第五十一回 | 喜孜孜限期營繕室 | 亂烘烘連夜出吳淞 | 第七十一回 | 周太史出都逃婦難 | 焦侍郎入粵走官場 |
| 第五十二回 | 酸風醋浪拆散鴛鴦 | 半夜三更幾疑鬼魅 | 第七十二回 | 逞強項再登幕府 | 走風塵初入京師 |
| 第五十三回 | 變幻離奇治家無術 | 誤交朋友失路堪憐 | 第七十三回 | 書院課文不成師弟 | 家庭變起難爲祖孫 |
| 第五十四回 | 告冒餉把弟賣把兄 | 賤委員乃姪陷乃叔 | 第七十四回 | 符彌軒逆倫幾釀案 | 車文琴設謎賞春燈 |

第七十五回 巧遮飾賢見運機心

先預防嫖界開新面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騙

遭薄倖淑女蒙冤

第七十七回 潑婆娘賠禮入娼家

鬧老官叫局用文案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處有機謀

報恩施沿街誇顯耀

第七十九回 論喪禮痛砭陋俗

祝冥壽惹出奇談

第八十回 販粉頭學政蒙羞

遇馬扁富翁中計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誤外族

第八十二回 案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勸伺候

第八十三回 誤聯婚家庭鬧意見

施詭計幕客逞機謀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鴛鴦充小姐

弄巧成拙怙驕屬他人

第八十五回 戀花叢公子扶喪

定藥方醫生論病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謊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設密計觀察謀差

第八十八回 勸墮節翁姑齊屈膝

醋好事媒妁得甜頭

第八十九回 舌劍唇槍難回節烈

忿深怨絕頓改堅貞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結功深賈孽復合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調反目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擬參僚屬

巧運動起去冤家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撫臺運泥土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工差

巧逢迎斷銀元局

第九十五回 苟觀察就醫遊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辭巧存體面

寫借據別出心裁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競奔忙

親族中冒名巧頂替

第九十八回 巧攘奪弟婦作夫人

遇機緣僚屬充西席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講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僕從

第一百回 巧機緣一旦得功名

亂巴結幾番成笑話

第一百一回 王醫生淋漓談父子

樑頂龔恩愛割夫妻

第一百二回 溫月江義讓夫人

裴致祿孽遺婦子

第一百三回 親嘗湯藥媚倒老爺

婢學夫人難爲媳婦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親家母

承舅爺巧賺朱博如

第一百五回 巧心計暗地運機謀

真膿包當場寫伏辯

第一百六回 符彌軒調虎離山

金秀英遷營出谷

第一百七回 觀天良不關疏戚

幕地裏忽遇強梁

第一百八回 負屈含冤賢令尹結果

風流雲散怪現狀收場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爲商賈麇集之區；中外雜處，人煙稠密；輪船往來，百貨輪轉。加以蘇揚各地之煙花，亦都圖上海富商大賈之多，一時買棹而來，環聚於四馬路一帶，高張鹽幟，炫異爭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孫公子去問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嘗鼎一臠。於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變做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唉，繁華到極，便容易淪於虛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來來往往的人，開口便講應酬，閉口也講應酬。人生世上，這「應酬」兩個字，本來是免不了的。爭奈這些人所講的應酬，與平常的應酬不同。所講的不是嫖經，便是賭局，花天酒地，鬧個不休；車水馬龍，日無暇晷。還有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雖是空着心兒，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去逐隊嬉遊，好像除了徵逐之外，別無正事似的。所以空心大老官，居然成爲上海的土產物。這還是小事。還有許多騙局，拐局，賭局，一切希奇古怪，夢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現。於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朴的地方，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薮。這些閒話，也不必提，內中單表一個少年人物。這少年也未詳其爲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詳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餘年，從前也跟着一班浮蕩子弟，逐隊嬉遊。過了十餘年之後，少年的漸漸變做中年了，閱歷也多了。並且他在那嬉遊隊中，狠狠的遇過幾次陰險奸惡的謀害，幾乎把性命都斷送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遊不是正事業。一朝改了前非，迴避從前那些交遊，惟恐不速，一心要離了上海，別尋安身之處。只是一時沒有機會，只得閉門韜晦。自家起了一個別號，叫做「死裏逃生」。以誌自家的悼痛。一日，這死裏逃生在家裏坐得悶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熱鬧的地方，遇見那徵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裏去逛逛，倒還清淨些。遂信步走到邑廟豫園遊玩一番，然後出城。正走到幾城時，忽見一個漢子，衣衫襤褸，氣宇軒昂，站在那裏，手中拿着一本冊子，冊子上插着一枝標，圍了多少人在旁邊觀看。那漢子雖是昂然拿着冊子站着，卻是不發一言。死裏逃生分開衆人，走上一歩，向漢子問道：「這本書是賣的麼？可容借我一看？」那漢子道：「這書要賣也可以，要不賣也可以。」死裏逃生道：「此話怎講？」漢子道：「要賣便要賣一萬兩銀子。」死裏逃生道：「不賣呢？」那漢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雙手奉送與他。」死裏逃生聽了，覺得詫異，說道：「究竟是甚麼書？可容一看？」那漢子道：「這書比那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

文，觀音菩薩救苦經，還好得多呢！說着，遞書過來。死裏逃生接過來看時，只見書面上粘着一個窄窄的簽條兒，上面寫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翻開第一頁看時，卻是一個手鈔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筆記」六個字。不覺心中動了一動，想道：「我的別號，已是過於奇怪，不過有所感動，借此自表，不料還有人用這個名字。我與他可謂不謀而合了！」想罷，看了幾條，又胡亂翻過兩頁，不覺心中有所感動，顏色變了一變。那漢子看見，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領會，一定是個知音。這本書是我一個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別處去了，臨行時親手將這本書託我，叫我代覓一個知音的人，付託與他，請他傳揚出去。我看先生看了兩頁，臉上便現了感動的顏色，一定是我這敵友的知音，我就把這本書奉送，請先生設法代他傳揚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書的功德還大呢！」說罷，深深一揖，揚長而去。一時圍看的人，都一闕而散了。死裏逃生深爲詫異，惘惘的袖了這本冊子，回到家中，打開了從頭至尾細細看去，只見裏面所敘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驚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陣熱一陣，冷時便渾身發抖，熱時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紅耳赤，意往神馳，身上不知怎樣才好。掩了冊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從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據此看來，竟是天地雖寬，幾無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樣人，可惜未曾向那漢子問個明白；否則也好去結識結識他，同他做個朋友，朝夕談談，還不知要長多少見識呢！思前想後，不覺又感觸起來，不知此茫茫大地，何處方可容身。一陣的心如死灰，便生了個謝絕人世的念頭。只是這本冊子，受了那漢子之託，要代他傳播，當要想個法子，不負所託才好；縱使我自己辦不到，也要轉託別人，方是道理。眼見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沒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卻又無力；想來想去，忽然想着橫濱新小說，消行極廣，何不將這冊子寄到小說社裏，請他另闢一門，刊上去，豈不是代他傳播了麼？想定主意，就將這本冊子的記載，改做了小說體裁，割作若干回，加了些評語，寫一封信，另外將冊子封好，寫着：「寄日本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說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買了野稅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絕無人煙之地，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去了。

第二回 守常經不使疏踰戚 觀怪狀幾疑賊是官

新小說社記者接到了死裏逃生的手書，及九死一生的筆記，展開看了一遍，不忍埋沒了他，就將他逐期刊佈出來。閱者須知

自此以後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及死裏逃生的批評了。我是好好的一個人，生平並未遭過大風波，大險阻，又沒有人出十萬兩銀子的資格來捉我，何以將自己好好的姓名來隱了？另外叫個甚麼死裏逃生呢？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之久，在此中過來，未曾被第一種所蝕；未曾被第二種所咬；未曾被第三種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過去，還不算九死一生麼？所以我這個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紀念。記得我十五歲那年，我父親從杭州商號裏寄信回來，說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親見我年紀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門。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後又連接了三封信，說病重了，我就在我母親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父親。我母親也是記掛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姓尤，表字雲岫，本是我父親在家時最知己的朋友，我父親很幫過他忙的。想着託他伴我出門，一定是千穩萬當。於是叫我親身去拜訪雲岫，請他到家，當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應允了。收拾好行李，別過了母親，上了輪船，先到上海。那時還沒有內河小火輪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兩人一路問到我父親的店裏。那知我父親已經先一個時辰咽了氣了。一場痛苦，自不必言。那時店中有一位擋手，姓張，表字鼎臣，他待我哭過一場，然後拉我到一間房內，問我道：『你父親已是沒了，你胸中有甚麼主意呢？』我說：『世伯我是小孩子，沒有主意的，況且遭了這場大事，方寸已亂了，如何還有主意呢？』張道：『同你來的那位尤公，是世好麼？』我說：『是我父親同他是相好。』張道：『如今你父親是沒了，這件後事，我一個人擔負不起，總要有個人商量才好。你年紀又輕，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說：『世伯何以知道？』張道：『我雖不懂得風鑑，卻是閱歷多了，有點看得出來；你想還有甚麼人可靠的呢？』我說：『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補，可以打個電報請他來一趟。』張搖頭道：『不妙！不妙！你父親在時最怕他，他來了就囉唆的了不得，雖是你們骨肉至親，我卻不敢與他共事。』我心中此時暗暗打主意，這張鼎臣雖是父親的相好，究竟我從前未曾見過，未知他平日爲人如何？想來伯父總是自己人，豈有辦大事，不請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罷，便道：『請世伯一定打個電報給家伯罷。』張道：『既然如此，我就照辦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話，不能不對你說明白，你父親臨終時，交代我說，如果你趕不來，抑或你母親不放心不叫你來，便叫我將後事料理停當，搬他回去，並不會提到你伯父呢。』我說：『此時只怕是我父親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說起，也未可知。』張歎了一口氣，便起身出來了。到了晚間，我在靈柩旁邊守着。夜深人靜的時候，那尤雲岫走來，悄悄問道：『今日張鼎臣同你說些甚？』

麼？」我說：「並未說甚麼——他問我討主意，我說沒有主意。」尤頓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個素不相識的人，你父親沒了，又沒有見着面，說着一句半句話兒，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呢？好歹我來監督他。以後他再問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說着去了。過了兩日，大殮過後，我在父親房內，找出一個小小皮箱，打開看時，裏面有百十來塊洋錢，想來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帳內的。母親在家寒苦，何不先將這筆錢先寄回去，給母親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設靈掛孝，在在都是要用錢的。想罷，便出來與雲岫商量。雲岫道：「正該如此！這裏信局不便，你交給我，等我同你帶到上海，託人帶回去罷！上海來往人多呢。」我問道：「應該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點了一點，統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來交給他。他即日就動身到上海，與我寄銀子去了。可是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擱住，再也不回杭州。又過了十多天，我的伯父來了，哭了一場。我上前見過，他便叫帶來的底下人，取出煙具吸鴉片煙。張鼎臣又拉我到他的房裏問道：「你父親是沒了，這一家店，想來也不能再開；若把一切貨物盤頂與別人，連收回各種帳目，除去此次開銷，大約還有萬金之譜，可要告訴伯伯父嗎？」我說：「自然要告訴的，難道好瞞伯伯父嗎？」張又歎口氣，走了出來，同我伯伯父說些閒話。那時我因為刻計帖的人來了，就同那刻字人說話。我伯伯父看見了，便立起身來問道：「這計帖底稿，是那個起的呢？」我說道：「就是姪兒起的。」我的伯伯父拿起來一看，對着張鼎臣說道：「這才是吾家千里駒呢！這計帖間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總廡，一點也沒有弄錯。」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並不回言。伯伯父指着計帖當中一句問我道：「你父親今年四十五歲，自然應該作享壽四十五歲，爲甚你卻寫做春秋四十五歲呢？」我說道：「四十五歲，只怕不便寫作『享壽』，有人用的是『享年』兩個字，姪兒想去，年是說不着享的，若說那『得年』，『存年』，這又是長輩出面的口氣。姪兒從前看見古時的墓誌碑銘，多有用『春秋』兩個字的，所以借來用用，倒覺得攏統些，又大方。」伯伯父回過臉來，對鼎臣道：「這小小年紀，難得他這等留心呢！」說着，又躺下去吃煙。鼎臣便說起盤店的話，我伯伯父把煙槍一丟，說道：「着着盤出些現銀來，交給我代他帶回去，好歹在家鄉也可以創個事業呀。」商量停當，次日張鼎臣便將這話傳將出來。就有人來問，一面張羅開吊。過了一個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靈柩，先到上海。只有張鼎臣因爲盤店的事，未曾結算清楚，還留在杭州，約定在上海等他。我們到了上海，住在長發棧，尋着了雲岫，等了幾天，鼎臣來了，把帳目銀錢都交代出來，總共有八千兩銀子，還有十條十兩重的赤金。我一總接過來，交與伯伯父。伯伯父收過了，謝了鼎臣一百兩銀子。過了兩天，鼎臣去了。臨去時，執着我的手，囑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讀

禮。一切事情，不可輕易信人。我唯唯的應了。此時我急着要回去，爭奈伯父說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請吃酒，明天有人請看戲；連雲岫也同在一處，足足耽擱了四個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靈柩，趁了輪船回家鄉去。即時擇日安葬。過了殘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動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二人，在家中過了半年。原來我母親將銀子一齊都交給伯父帶到上海，存放在妥當錢莊裏，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時，我母親方才告訴我，叫我寫信去支取利息。寫了好幾封信，卻只沒有回音。我又問起託雲岫寄回來的錢，原來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來時未曾先問個明白。如今過了半年，方才說起，大是誤事。急急走去尋着雲岫，問他原故。他漲紅了臉道：『那時我一到上海，就交給信局寄來的，不信，還有信局收條爲憑呢！』說罷，就在帳箱裏護書裏亂翻一陣，卻翻不出來。又對我說道：『怎麼你去年回來時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親收到了用完了，忘記了罷！』我道：『家母年紀又不很大，那裏會善忘到這麼着？』雲岫道：『那麼我不曉得了。這件事幸而碰着我，如果碰到別人，還要罵你撒賴呢！』我想這件事本來沒有憑據，不便多說，只得回來告訴了母親，把這事擱起。我母親道：『別的事情，且不必說；只是此刻沒有錢用，你父親贖下的五千銀子，都叫你伯父帶到上海去了，屢次寫信去取利錢，卻連回信也沒有。我想你已經出過一回門，今年又長了一歲了，好歹你親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摺，支了利錢寄回來。你在外面，也看個機會，謀個事，終不能一輩子在家裏坐着吃呀。』我聽了母親的話，便湊了些盤纏，附了輪船，先到了上海，入棧歇了一天，擬坐了長江輪船，往南京去。這個輪船叫做元和，當下晚上一點鐘開行。次日到了江陰，夜來又過了鎮江。一路上在艙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鎮江開行之後，我見天陰月黑，沒有甚麼好看，便回到房裏去睡覺。睡到半夜時，忽然隔壁房內，人聲鼎沸起來，把我鬧醒了。急忙出來看時，只見圍了一大堆人，在那裏吵。內中有一個廣東人，在那裏指手畫腳說話，我便走上前一步，請問甚事。他說這房裏的搭客偷了他的東西。我看那房裏時，卻有三副鋪蓋。我又問：『是那一個偷東西呢？』廣東人指着一個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時，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羅長衫，鐵線紗夾馬褂，生得圓圓的一團白面，唇上還留着兩撇八字鬍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邊墨晶眼鏡。我心中暗想這等人如何會偷東西？莫非錯疑了人麼？心中正這麼想着，一時船上買辦來了，帳房的人也到了那買辦問那廣東人道：『捉賊捉賊呀！你捉着賊沒有呢？』那廣東人道：『賊是沒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縱使不見他親手偷的，他也是個賊夥，我只問他要東西。』買辦道：『這又奇了，有甚麼憑據呢？』此時那個人嘴裏打着湖南話，在那裏『王八』『窯子』的亂罵。我細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還有一個

大帽盒，都粘着江蘇補縣正堂的封條；板壁上掛着一個帖袋，插着一個紫花印的文書壳子。還有兩個人，都穿的是藍布長衫，像是個底下人光景。我想這明明是個官場中人，如何會做賊呢？這廣東人太胡鬧了。只聽那廣東人又對衆人說道：『我不說明白，你們衆人一定說我錯疑了人了；且等我說出來，大衆聽聽呀！我父子兩人同來，我住的房船是在外面，房門口對着江面的。我們已經睡了，忽聽得我兒子叫了一聲有賊；我一咕嚕爬起來看時，兩件熟羅長衫沒了；衣箱面上捆的一個小鬧鐘，也不見了；衣箱的鎖，也幾乎撬開了；我便追出來，轉個灣要進裏面，便見這個人在當路站着……』買辦搶着說道：『當路站着，如何便說他做賊呢？』廣東人道：『他不做賊，他在那裏代做賊的望風呢？』買辦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麼便說他望風？』廣東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陰月黑，已經是看不見東西的了，他爲甚還戴着墨晶眼鏡？試問他看得見甚麼東西？這不是明明在那裏裝模做樣麼？』我聽到這裏，暗想這廣東人好機警，他若做了偵探，一定是好的。只見那廣東人又對那人說道：『說着了，你沒有好了，還我東西便罷！不然，就讓我在你房裏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見制臺的，房裏多是要緊文書物件，你敢亂動麼？』廣東人回過頭來對買辦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與你無干！』又走一步對那人道：『你讓我搜麼？』那人大怒，回頭叫兩個底下人道：『你們怎麼都同木頭一樣，還不給我攆這「王八蛋」出去？』那兩個人便來推那廣東人，那裏推得動他，卻被他又走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進去。廣東人彎下腰來去搜東西，此時看的人，都代那廣東人捏着一把汗。萬一搜不出賊證來，他是個官，不知要怎麼樣辦呢？只見那廣東人，伸手在他牀底下一搜，拉出一個網籃來，七橫八豎的放着十七八桿鴉片煙槍，八九枝銅水煙筒。衆人一見，一齊亂嚷起來。這個說：『那一枝煙筒是我的。』那個說：『那根煙槍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煙泡呢。』又有一個說道：『那一雙新鞋是我的。』一霎時都認了去。細看時，我所用的那一枝煙筒，也在裏面，也不會留心，不知幾時偷去的。此時那人卻是目瞪口呆，一言不發。當下買辦便沈下臉來，叫茶房來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鑰匙，開他的衣箱搜檢。只見裏面單的夾的，男女衣服不少，還有兩枝銀水煙筒，一個金豆蔻盒，這是上海館人用的東西，一定是賊物無疑。搜了半天，卻不見那廣東人的東西。廣東人便喝着問道：『我的長衫放在那裏了？』那人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奈何，便說道：『你的東西不是我偷的！』廣東人伸出手來，狠狠的打了他一個巴掌道：『我只問你要！』那人沒法，便道：『你要東西跟我來！』此時茶房已經將他雙手反綁了。衆人就跟着他去，只見他走到散艙裏面，在一個牀鋪旁邊，嘴